

浑河水

秋天
著

浑河之水日夜流
年华逝去濯白头
往事尽悠悠
贫穷落后今何在
长桥卧波连锦锈
花丛绕高楼

浑河水

秋天
著

① 辽宁人民出版社

© 秋天 2016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浑河水 / 秋天著. — 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
2016.1

ISBN 978-7-205-08505-6

I. ①浑… II. ①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02337号

出版发行: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 110003

电话: 024-23284321 (邮 购) 024-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: 024-23284191 (发行部) 024-23284304 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ublish.com.cn>

印 刷: 沈阳市奇兴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70mm × 240mm

印 张: 28

字 数: 415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6年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艾明秋

装帧设计: 琥珀视觉

责任校对: 高辉 等

书 号: ISBN 978-7-205-08505-6

定 价: 50.00元

- 001 | 第一回 龙脊之上大院倒座居宝地
皇城边外健儿骁勇扫群雄
- 010 | 第二回 “文革”忽来心往意之奔首都
慈祖冥去神伤情痛断肝肠
- 025 | 第三回 入中学得罪军代表
放马蜂蜇坏“疤痢眼”
- 037 | 第四回 乔梁摩电结良缘
柱石工厂挑事端
- 049 | 第五回 河流湍急志刚踏浪救少年
礼堂隆重“大虎”开会玩失踪
- 057 | 第六回 乡村大集尽显古镇繁荣
地头恶霸受制知青拳脚
- 068 | 第七回 割地下趟子初闯劳动关
杀猪办酒席共庆丰收年
- 077 | 第八回 群情激愤只因同工不同酬
万众一心得益团结方奏凯
- 085 | 第九回 河西荒凉马踏寒夜隐狼影
工地火热人战黄沙现壕沟

- 098 | 第十回 艺术宫少男少女似触电
热炕头小酒小嗑定计谋
- 109 | 第十一回 欲脱苦境玉洁思谋出路
飞来好运乔梁毅然参军
- 119 | 第十二回 置酒话别众人皆失态
诚心待友维国显真情
- 126 | 第十三回 用心机白玉洁如愿以偿
施小计殷金来以身试法
- 135 | 第十四回 踏雪买粮降伏奸猾毛驴
下锄铲地折断脆嫩青苗
- 146 | 第十五回 动心思挪用专款建窑地
设酒局说通老武买废胶
- 157 | 第十六回 意外逢祸父亲坚强忍病痛
焦急回家儿子殷勤尽孝心
- 164 | 第十七回 屋似冰窖捂苞米辣喉难下咽
事如幻影叹世事弄人添别情
- 175 | 第十八回 浊浪滔天发大水声势骇人
危情险关入急流“大虎”搏浪

- 183 | 第十九回 大水真无情吞没知青
浮岛似有意托举生命
- 190 | 第二十回 柳丝轻扬万泉河里荡轻舟
暗箱操作假意褒奖藏祸心
- 198 | 第二十一回 豆香四溢张志刚学艺出精品
私欲横流殷金来好色生歹心
- 207 | 第二十二回 上梁打平伙初识木工匠
喝酒话往事创出坏水根
- 217 | 第二十三回 殷金来挟私报复立淫威
小厉害红衣戏蝶丧黄泉
- 224 | 第二十四回 柳梢月色明情侣缠绵
水边鹅鸭叫淫棍惊心
- 232 | 第二十五回 红旗招展挑沟挖渠修农田
野兔横窜躲人躲枪躲子弹
- 239 | 第二十六回 知青当队长崭露头角
学生捡粪肥支援农业
- 252 | 第二十七回 杀猪吃肉青年点欢闹通宵
翻桌喝酒男女生话旧达旦

- 266 | 第二十八回 心怀目标梦想志刚一让名额
感念儿时知己维国心内铭刻
- 277 | 第二十九回 老孙整景弄巧成拙累自身
“磕巴”出招刁钻古怪翻花样
- 290 | 第三十回 郭师傅一展魅力
张志刚二让名额
- 302 | 第三十一回 师傅勤恳菜园繁茂人离去
父老相送牵衣未语泪先流
- 312 | 第三十二回 天幕垂毛主席溘然辞世
霹雳响“四人帮”顷刻垮台
- 317 | 第三十三回 势如溃堤大批抽调掀高潮
状似流云几片枯叶忆繁茂
- 326 | 第三十四回 入工厂帮厨大会餐
当徒工尽心学技术
- 337 | 第三十五回 沈干事约稿张志刚
范大同丢丑汽车厂
- 349 | 第三十六回 催结婚张罗操办
办宴席热闹欢腾

- 359 | 第三十七回 煤气中毒幸好有惊无险
佳儿出世真是亦喜亦狂
- 369 | 第三十八回 “小辣椒”变身师傅
“大蚊子”俯首称臣
- 380 | 第三十九回 冤家原来是浑家蓄谋已久
孽缘断后结新缘前途有望
- 386 | 第四十回 下岗烦闷寻活路
卖狗顺畅成大款
- 393 | 第四十一回 瞄偏门驰骋捞钱惹祸端
取正道志刚引路展襟怀
- 401 | 第四十二回 晓大义共筹资金谋发展
贪小利几酿祸患留悔恨
- 408 | 第四十三回 良犬昂贵土豪挥金爆天价
旧楼换装知青携手开酒店
- 414 | 第四十四回 “青年点”兴隆遭忌恨
“大员外”萧条生歹心
- 425 | 第四十五回 浓荫柳下知青野宴会乡亲
芬芳草坪同窗怀旧悟人生

第一回

龙脊之上大院倒座居宝地 皇城边外健儿骁勇扫群雄

西江月

隐隐升腾王气，勃勃预示龙兴。一朝建都是盛京，属意高岗横亘。
城上更迭旗帜，政权归向农工。暴雨过后现彩虹，都市名城圆梦。

浑河，发源于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的滚马岭，流经抚顺、沈阳、辽阳、鞍山、盘锦，在营口入海，全长近千华里，是沈阳的母亲河。河中水产丰富，多有鱼虾，引得水鸟麋集，盘旋飞舞，戏水觅食。

滔滔的河水，不知从何时开始一直流淌至今，所流之处滋润了大片的沃土，养育了众多的人民，产生了灿烂的文化；阅览了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，见证了翻天覆地的时代变迁，经历了数不尽的曲曲折折，奋勇地扑向大海。

浑河，古名沈水。中国素有河南为阴，河北为阳之说，沈阳因此而得名。

据说，从东面的天柱山到太原街，有一条凸出的高岗，宛似一条巨龙。努尔哈赤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，在此建都，成了清王朝的龙兴之地。

悠悠浑河水，流淌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。

处于龙脊之上的大西路，南北两侧大多是青砖青瓦的二层小楼，从东面太清宫和西面铁西劳动公园对开的——沈阳人叫作“摩电车”的有轨电车，“咣当咣当、咣当咣当”地在马路中央经过。

大西路的路南，有一座大院，院里住的都是同一个单位的职工和家属，大家叫它电业局大院。

这大院，沿街是一排二层的青砖青瓦小楼，看这小楼和大门洞的气势，在旧社会一定是一个衙门口什么的，非一般百姓的住所。

大门洞开在小楼的中间，大门的上方和两旁都有房间，进入大门就像经过城门一样，这是一个威严、阔大的门洞。

两扇黑漆大门，颇有气派，门板足有十厘米厚，外面包有铁皮，铁皮上钉着密密麻麻的大个圆头铁钉。

大门的上方，一幅石质浮雕门楣：两条巨龙，在浪花飞扬的海水映衬下，张牙舞爪，盘旋飞舞，争夺一颗火焰飞腾中的宝珠。

院子中间的两排青砖瓦房，将大院分割成了类似于一个两进深的四合院，前院稍小，后院很大，同时开进几台卡车都磨得开。

院子的东、西、南三面，全是青砖瓦房，家家户户都用木板木条之类，在门前夹了杈子，围起一个小栏。在这小天地里，种上些苞米、向日葵之类的农作物及供人观赏的草花。

大院共有五十多户人家，十一二岁的半大小子，少说也有几十个。孩子们上学，分上下午两拨，都是半天班。老师留的作业也不多，孩子们有的是时间淘气。

他们在大院里、大街上，甚至结伙跳墙到公园里打弹弓子仗玩，淘起气来简直是昏天黑地。

一天下午，几个孩子在院子里“打衙役”玩。

这种游戏是用砖头摆成两排，前排一溜儿立着三块砖头。中间的那块代表县官，左右两边代表衙役，后排立着两块砖头，一个代表聋人，一个代表县官老婆。

六个人玩。每人打倒一块砖头，分别取得不同的角色，余下一人没有角色的便是“小偷”。于是“县官”升堂，大喝一声：“左衙役右衙役，把小偷带上来！”

左右衙役一声答应，把“小偷”抹肩头拢二臂押了上来。

“县官”问：“你偷了什么？”

“小偷”故意说一些粗话气“县官”。

“县官”便假装大怒：“混账！左右衙役给我上刑！”

上刑的刑罚有：“割韭菜”，就是用一只手拽着“小偷”的头发，另一只手掌在头发上作切菜状往下切，疼痛感的大小，取决于“小偷”的人缘和左右衙役下手的力度。

这时候“县官老婆”可以往上加用刑的次数，比如说，“县官”罚十下“割韭菜”，“县官老婆”可以随意加次数。

“聋人”不许说话，一说话就算退堂。但他可以用手势示意减少刑罚的次数。“小偷”如果不走运或是人缘不好，要受很多次刑罚。比如还有“推跨车”，“小偷”双手扶地，衙役一人抱着一条腿往前推。

“捏酸枣”，衙役用大拇指或大拇指和食指按捏“小偷”的鼻子。

“捏耳上下记”，就是用手捏着耳朵上下拽。等等。

这群“打衙役”的小孩儿玩得正高兴，忽然一个外号叫“猴蹦”的小孩儿手里拿着一把弹弓跑来了。他冲着正在升堂的“县官”说：“‘大虎’，道北院打咱们来了！”

这个叫“大虎”的少年名叫张志刚，大概有十二三岁的年纪。

他问：“为啥打咱们哪？”

“猴蹦”：“我和刘三、刘四他们在大街玩儿，道北院的撩闲。”

“大虎”：“他们有多少人？”

“猴蹦”：“十多个吧。”

“大虎”说：“走，削他们去！”

他们跑到大门旁边，刘三、刘四还有“小尾巴辫儿”“大嘴巴”等都猫在大门洞两侧往大门外看，这时大门已紧紧地关上了。

“小尾巴辫儿”他们见来了援军就要往外冲，“大虎”说：“别着急，‘大嘴巴’你带刘三、刘四上房，往下扔石头打他们，然后咱们再冲出去。”

“大嘴巴”带着刘三、刘四跑回后院，从厕所门口的墙头，上到厕所的房顶上。再从厕所房顶，上到大院隔壁印刷厂的房顶，最后来到了临街的小二楼顶上。

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过铺着瓦片的房顶，来到了位于大门口的“女儿墙”边，往下一看，大门外十多个十几岁的孩子，有的拿着弹弓，有的拿着小石头，有的用脚踹大门。

“大嘴巴”他们把“女儿墙”边房产科维修时剩下的小石子粒大小的小石头子抓在手里，朝着“敌人”使劲儿地往下扔。“敌人”没料到空中降下了炸弹，被打得一蹦老高往回跑。

院里的孩子们听到了“敌人”逃跑的动静，打开大门上的小角门，先后冲了出去。

道北院的孩子们，跑过摩电车道，退到了道北面。他们有的躲在路边树后，有的躲在电线杆子后，还有几个躲在金仁堂药房门前罗马柱子的后面，用弹弓子不断地向对面射击。

大院的孩子们，也猫在树后和电线杆子的后面还击。可是他们不敢使劲儿射金仁堂前的“敌人”，怕把药房的玻璃打坏了，惹了祸，回家非挨收拾不可。

两伙对射一阵子，互有小伤。大院的孩子们，数量虽然多一些，可是对方的“火力”挺猛的，他们不敢贸然发起冲锋。

忽然，东边传来“咣咣咣、咣咣咣”的摩电车声，“大虎”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。他摆手让“小尾巴辫儿”过来，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，“小尾巴辫儿”点点头，转身对几个小伙伴说：“跟我来！”

这时摩电车正好驶到两伙对阵的中间，遮挡住了双方的视线。“小尾巴辫儿”和几个小伙伴迅速地冲向马路，借着摩托车的掩护，向道北院的“敌人”扑去。

等摩电车过去，“小尾巴辫儿”他们几乎就到了“敌人”眼前。道北院的孩子们想还击吧？不行！对方掩护“战友”的“子弹”呼啸飞来，火力太猛，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。而且人家的大部队也开始了全面总攻，看来只能逃跑了。

道北院兵败如山倒，分头逃向了相连的几个小院子，就好像一盆水泼进了沙漠里，一帮孩子顷刻不见了。“大虎”他们捱摸了一阵子，见“敌人”不敢出来了，也就收兵回营了。

暮色降临的时候，是孩子们最愉快的美好时光。因为不管是上午上学的，还是下午上学的，都能在这时聚在一起玩耍。

他们叽叽喳喳，鸣嗷喊叫，打打闹闹，远远一听就是一条声，也分不

出来说的啥，喊的啥。

大人们劳累了一天，这时也该休息休息，放松放松了。他们有的在院子里、电线杆子的照明灯下打扑克、下象棋，有的把家里的矮脚小饭桌搬到屋门前，沏上茶水，几个人喝着茶水，摇着大蒲扇唠闲嗑儿。

“大嘴巴”“小尾巴辫儿”他们几个人，手里拿着罐头瓶子来找“大虎”：“走！逮蛴蛴去。”

“嗯，等我拿罐头瓶子去。”“大虎”取来罐头瓶子，几个人沿着街边的路灯逮着蛴蛴，一路向西走去。

蛴蛴这东西，晚上爱奔光亮处，这大概也是昆虫的共同之处吧。它们仨一群俩一伙地展翅扑向路灯，“噗”地撞在了路灯的防护盏上，然后就掉了下来，沿着马路牙子飞快地爬着。“大虎”他们的眼睛，都盯着电线杆子上的路灯，看见有蛴蛴掉了下来，马上打提前量，顺着方向跑过去，手疾眼快地把刚刚落地的蛴蛴逮住。

他们逮蛴蛴主要是为了喂鸡，另外，孩子们也偶尔玩一个残忍的游戏：他们把衣角用牙咬湿了，逗蛴蛴让它咬；它咬住衣角不松口，孩子们拿住蛴蛴的身子一拽，蛴蛴的身子和脑袋便分开了，再用小草棍把蛴蛴的脑袋与身子连在一起，然后放在地上，看着它挣扎爬行。

“大虎”他们顺着路灯，沿着马路牙子往西走，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南市场。在云集商店旁边艺术剧院门前宽阔的马路上，排着一溜儿卖熟食的小商贩。“倒骑驴”的玻璃橱窗里，摆着羊肝、羊肚、羊杂碎、牛蹄筋什么的。那黄秧秧、冒着香气的熟食，勾出了孩子们的馋虫；他们眼巴巴地看着那些晚归的拉带车子的苦力，买上几角钱一大包的熟食回家下酒。

“大虎”心想：等我能挣钱了，一定也买一大包跟大伙吃。

他正在怔怔地想着心事，忽然感觉有人拉他衣角，回头一看，是“小尾巴辫儿”。他怯怯地说：“你看。”“大虎”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不远处，几个与他们年龄相仿的男孩，正鬼头鬼脑地往这边撒目，见“大虎”看他们，几个人便假装没事似的往别处看，可是还用眼角瞟着他们。

“大虎”问：“咋回事？”

“小尾巴辫儿”说：“那个瘦高个，外号叫‘一溜屁’，在学校跟我打过仗，

他家就在附近住，看样要起屁。”

“不会吧？”“大虎”说着，又往那边看了一眼。果然，那个瘦瘦高高的“一溜屁”，正一边用眼睛瞄着“大虎”和“小尾巴辫儿”，一边和他们一起的一个剃着短头发的小男孩说着什么。接着，这个短头发的小男孩，便飞也似的向八卦街方向跑去。

“大虎”心道不好，要出事。他对“小尾巴辫儿”说：“别怕，装不知道。”又悄悄地对“大嘴巴”旁边的小五说：“你假装落在后头，趁别人不注意，赶快跑回去，多找些人来，这儿要打仗，快！”

正在院里玩的孩子们，听说“大虎”他们要和人打架，赶紧召集人。大院里孩子多，轻而易举就召集了二十几个。他们怕大人知道，假装没事似的溜达到大门口，出了大门呼啦啦地往西跑去。他们年纪虽小，但是从打仗的小人书和电影里，也学到了一些埋伏、包围、突然袭击等的小计谋。

孩子们分成两伙，一伙从路北往南市的方向跑，要绕到“敌人”的后面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

另一伙人，在路南往同一方向跑。这样，既可声援“大虎”他们，又可吸引对方，让路北一伙突袭得手。

南市场离大院不太远，没用多长时间就到了，借着路灯的光亮，远远看见有七八个十二三岁的孩子，正在向“大虎”“小尾巴辫儿”他们逼近。孩子们急忙招呼带来的狗往前冲：“大青！凑、凑！”“大青”箭似的冲向前去。

这是一条青色的狼狗，非常听话，并且勇猛，因此，大院的孩子打架时常带上它助威。

“大青”的奔跑速度可比人快多了，当“一溜屁”和一个小胖墩刚把“小尾巴辫儿”按倒在地，骑在他身上要打时，“大青”已经扑到面前。它腾身一跃，一口咬在“一溜屁”肩膀的衣服上，把“一溜屁”从“小尾巴辫儿”的身上扯了下来。

“一溜屁”吓得“妈呀”一声，挣脱了“大青”的撕咬，朝八卦街自家的方向跑去，其他和“一溜屁”一伙的，也跟着往家里跑。

“猴蹦”一伙，出其不意地从路北包抄上来，截住他们又是一顿胖揍。可是，“一溜屁”一伙还是不服，仗着离家近，嚷嚷着：“等我回去叫人，有

能耐都别跑。”

“大虎”领着大伙，追到了八卦街“一溜屁”的家门口。这八卦街名取自《周易》，乃是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离、艮、兑之意。

这八卦街中间的小广场便是阴阳鱼，周遭都是按着八卦方位修建的一模一样的二层红砖小楼。

这条街在解放前，是繁华之地，一家挨一家的商铺、银号、外国洋行、酒馆、妓院、赌坊，应有尽有，如今都成了过眼云烟，小楼改成了民居。

生人来到这里，一转就懵圈，大院的孩子们住得离这较近，经常到这来玩，白天一般是不会发蒙的。可现在是晚上，还是小心点好，以免落单挨打。

所以，“大虎”让大家不要往远追，都散开在八卦街的小广场周围，一旦“一溜屁”他们来了，大家把他们包围起来打。

时间不大，“一溜屁”又聚集了十来个人向小广场冲来。他们有的拿着鞭子，有的拿着棒子，“一溜屁”竟然扛着一把从地下挖出来的日本战刀。这战刀虽然还有斑斑锈迹没被完全擦掉，但是在路灯光的映照下，白森森的挺吓人。

解放前，沈河区、和平区有许多军警宪特以及外国人居住，人员构成比较复杂。他们或逃跑，或逃亡，或撤离，手里自用的一小部分枪支弹药便埋在了地下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居民盖小棚、挖菜窖，时常挖出手枪、步枪、子弹、“癞瓜瓢”（日军手雷）、战刀、枪刺什么的，并不足为奇。

大院的孩子们，见对方手里有家伙什，赶紧四处撒目寻找家什。有的把临街人家的铁锹抄在手中，有的把竹扫帚当作武器，还有的捡起路边的砖头瓦块向“一溜屁”一伙乱撇。

“一溜屁”扛着战刀冲在最前头，冷不防“大青”“嗖”地冲了上去，朝他一阵狂吠。

他吓得一愣，举起战刀，恶狠狠地朝着“大青”砍去。“大青”“咻溜”一躲，“一溜屁”战刀走空，“咣当”砍在了马路上。由于他年纪尚小，体力有限，加上用力过猛，被沉重的战刀一带，“啪叽”一声摔在了地上。“大青”扑上去，照他腿肚子就是一口。

“一溜屁”“妈呀”一声，爬起来就跑，战刀也不要了。“大青”兀自“汪

汪”地叫着追赶，吓得“一溜屁”一伙尢蹶子往家跑。

这次的“战役”，又是大院的“勇士们”大获全胜，而且还缴获了一把日本战刀，真是太开心了！

“大虎”拎着缴获来的战刀心花怒放，他让大伙把他围在中间往回走，以免战刀引起路人的注意，如果让爱管闲事的人看见，那就有麻烦了。

他们走到云集商店后面，见有几个装水果的树条子空筐堆在那里，“大虎”赶忙跑过去，把树条筐里的稻草帘子拽了出来，用它把战刀裹起来，包好，扛着。不知谁起头，一起唱开了：“雄赳赳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……”

回到家，“大虎”想把战刀先藏在自家小栏的煤棚子里，等明天大人上班走了，再换一个保险的地方藏好。

哪承想他鸟悄儿地刚走到小栏门口，还没进去呢，劈头正赶上爸爸从屋里走出来。他见“大虎”怀里抱着一个草帘子卷，看样子里面还裹着东西，就厉声问道：“你咋才回来呢？跑哪野去了？怀里抱的啥？”

“大虎”爱淘气，爸爸平时对他特别严厉，在爸爸面前，总觉得胆儿突的，所以，他总躲着爸爸。

“是，草……草帘子。”

见“大虎”神色慌张，爸爸起了疑心，劈手夺过草帘子一抖搂，“咣唧”一声，战刀掉了下来，刀把正砸在脚面上。

“大虎”见状，“哧溜”一下从爸爸的胳肢窝下钻了过去，跑进屋里，脱鞋上炕藏到了爷爷的身后。

随后，爸爸冲了进来，举起扫地笤帚就要打他。

爷爷赶忙伸手拦住：“干啥干啥，咋又打孩子？”

“爹，你可别护着他了，赶明儿这小子非惹大乱子不可！”

“咋回事呀？这么点的孩子哪有不淘气的，有话不会好好说吗？动不动就拳头撇子的，打坏了你养活他一辈子啊？”

爸爸转身出去，把草帘子和战刀拿了进来，摔在地上：“爹，你看看，这小子是要干啥？整这玩意，怕不是要杀人去吧？”

爷爷一愣，转头问“大虎”：“小刚啊，你搁哪整这么个玩意？整它干啥？”

“大虎”心中明白，如果说是打架抢来的，绝免不了一顿胖揍。于是就

撒谎说是同学家盖小棚挖出来的，看着好玩，就要来了。

爸爸还是不信，转身拿了把斧子，气势汹汹地进来。爷爷沉下脸来说：“咋的，还没完啦？你看谁管教孩子用上斧子了？你要劈了他吗？还越说越来劲了呢！”

“爹，我劈他干啥？难道他不是我儿子吗？”

“那你气势汹汹地拎着斧子干啥？”

“我把这战刀砸折，省得他拿出去惹祸。”

说着，爸爸把战刀垫在门槛子上，“咣咣”地砸了起来。可是那战刀一砸往起一弹，一砸往起一弹，就是不折。

爸爸转身到门外搬来一块大青石头，又找来一把专门剁铁的剁子，叮叮咣咣一阵狠砸，把战刀剁成了几截骨。“大虎”见了一阵心疼，可是也不敢吱声。

爷爷拉拉着脸看着“大虎”问：“小刚，你跟爷说实话，这刀到底是从哪弄来的？”“大虎”哪敢说实话呀，一口咬定是人家扔了，他看着好玩捡来的。

爷爷摸着他的脑瓜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刚啊，人穿衣裳是穿破的，不能让人家指脊梁骨指破。做人要诚实、厚道、走正道，可不能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干违法的事呀！咱老张家祖祖辈辈都是老实人，乡里乡亲、邻里邻居没有说咱人性不好的，你可得转正眼珠看准道啊！”

这正是：儿童粗放打群架，弹雨横飞酿险情。

狼狗助阵气势壮，夺来战刀耀眼明。